

歷史空間

天象與人事

王兆貴

上古時，北方有個遊牧民族叫翟，後為周朝諸侯國，傳到春秋時為晉國所滅。有個叫封荼的翟國遺民來投趙簡子，趙簡子問他，聽說翟國下過三天穀雨，這是真的嗎？封荼說，是。趙簡子又問，聽說還下過三天血雨，這也是真的嗎？封荼說，是。趙簡子再問，我還聽說發生過馬生牛、牛生馬的怪事，難道這也可信？封荼依然點頭稱是。趙簡子感慨地說，大道昭然，人說妖孽可以亡國，果真如此。封荼說，並非如此。您問的這些事都不奇怪。天落穀雨，其實是穀子被龍捲風颳上天所致；天降血雨，是鷺鳥在空中打群架所致；而馬生牛、牛生馬，是由牛馬雜牧造成的。以上這些，都不是讓翟國滅亡的妖孽。趙簡子問，那翟國的妖孽是什麼？封荼答，國家凝聚力不強，國君年幼無能，卿大夫結黨營私，官吏橫行不法，政令不通而多變，士人貪婪而抱怨，這些才是翟國的妖孽。

趙簡子詢問的這幾件事，通常稱為「異常天象」，史書中多有記載，而且往往會與人間發生的事件聯繫起來加以詮釋，所謂「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」夏朝末年，「兩日並斗，五星交錯，枉矢流，火神見」，被以為是夏桀將亡的徵兆；殷商末年，大河斷流，被以為是商紂將亡的徵兆；西周末年，三川竭，岐山崩，被以為是幽王將亡的徵兆。那麼，天象與人事究竟有沒有對應的聯繫呢？封荼的回答是，天象異常現象自有其因，與國家興亡無關。儘管封荼的解釋不夠科學，特別是對馬生牛、牛生馬這種無稽之談的解釋，完全是他的主觀推斷，但不管怎麼說，封荼對翟所以亡國的原因，分析得還是很中肯的：亡翟者，翟人也。

在《呂氏春秋》中，也有一段述說亡國之兆的記載。太史屠黍見晉國有亂象，就帶着圖錄和法典歸順周國。周威公接見他時問，天下諸侯國，哪個先亡？屠黍答，晉國先亡。威公問其原因，屠黍答，我在晉國時，不敢直言勸諫，就拿日月星辰運行反常的怪象啟示君上。他說，這又能有什麼用？我又拿人事處理不合道義而百姓積怨的世情啟示

君上，他說，這又能有什麼妨礙？我又拿鄰國不歸服、賢良得不到舉用的情況啟示君上，他說，這又能有什麼危害？像這樣，就是覺察不到國之將亡的原因啊。所以我說晉國先亡。過了三年，晉國果然滅亡了。屠黍的預見雖然應驗了，但他對晉國滅亡原因的分析，並沒有說到點子上。眾所周知，晉國亡於內部分裂，三家分晉是歷史給出的一致結論。

古時候，特別是在人類文明的初期，由於生產力水平不高，科學技術手段有限，人們對天體運行規律的認識還很朦朧，視天象為天帝的意志表現，往往把異常天象與生活中的吉凶禍福聯繫起來。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，早期的占星術通常是根據日月星辰的變化來占卜重大事件，如年景的豐歉，戰爭的勝負，民族的盛衰，國家的興亡，君臣的命運等，後來逐漸擴展到個人命運以及日常瑣事。在我國古代，不論是夷狄部落，還是中原大地，對天地間出現的異常徵候，都會產生一定的應激情緒，或者看作是上天警告，或者認為是天賜祥瑞。漢班固所撰《白虎通義》說：「天之所以有災變何？所以譴告人君，覺悟其行，欲令悔過，修德深思慮也。」這樣的解釋雖然虛妄，但在客觀上也有積極意義，至少能夠警告那些為人君者，要敬畏天道，以德立身，體恤臣民，不可為所欲為。在君主專制的時代裡，讓上天來監督帝王，比起其他方式更具威懾力，因為他們都以為自己手中的權杖是上天賜予的。楚莊王對天不降災異甚至會感到憂慮和恐慌，幽幽地念叨說，是老天把我給忘了吧？若有哪位觀天高人對君王說，你的作為讓老天震怒了，再不悔悟，這後果嘛，你懂的。即使再霸道的主兒，也會有所忪惕的。

自古而今，傾向於無神論的人不少，徹底的無神論者卻不是很多。就連科學巨匠牛頓，也以為宇宙的原動力來自上帝之手。即便在今天，占星術仍有一定的市場，天象異常時也會引起人們的猜測和緊張。前些年有消息說，2012年地球南北磁極將會發生逆轉，並有可能導致地球爆炸，傳聞風行時，就曾引發過一些人對世界末日來臨的恐慌。每逢大災降臨，社會上也總會有人借天象說事。用自然災異影射社會事件，無疑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，現代人將這種歷史觀歸於神學目的論範疇。神學目的論認為，人世間的一切變故，都是天神在冥冥中主宰的。

反對「天人感應」學說的人也振振有詞。荀子及其弟子就極力反對神秘主義的天道觀，明確提出「天行有常，不為堯存，不為桀亡」，主張「制天命而用之」。王充在《論衡》中詳盡地分析和批駁了「天譴論」，認為「天道自然也，無為」。他打比方說，天有災異與身體有病是一個道理。血脈不調，人就會生病；氣候失調，天就會降災。王安石認為，天道與人事各有其常，兩不相關；自然災異儘管有時會和社會變故同時發生，但這只不過是巧合罷了，二者並無因果關係。針對當時有人利用「天生異象」

攻擊新法，王安石嚴正回應說：「天變不足畏！」

如果我們撇開神秘的天象觀，重新審視天象與人事的客觀聯繫，你就會發現，這兩者之間儘管沒有所謂的必然「感應」，但卻存在着一定的互動關係。自然災害不僅會帶來人間苦難，產生群體生存壓力，還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。不論是大旱大澇，還是蝗災、震災和瘟疫，都會造成極大的破壞力，以致赤地千里，餓殍遍野，民不聊生，盜賊蜂起，加之官府賑災無力，勢必引起民變，有血性的壯士們就會揭竿而起。中國歷史上發生的農民起義，不是為人禍所逼，就是為天災所迫，其中有多次是長時間、大面積自然災害引發的。東漢末年，災荒頻仍，瘟疫流行，死人無數，社會危機日益加深，以張角為首的廣大農民被迫奮起反抗。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，直接起因也是兵連禍結，其結果同樣是天下大亂。當然，自然環境的變異並非一定會引發社會動亂，關鍵在於各級政府是否有儲備，積極應對，賑災恤民，安撫四方。唐代開元年間，河南、河北兩地旱災接連蝗災，由於宰相姚崇頂住朝野壓力，力主同心滅蝗，終於說服玄宗並得到的支持，降低了蝗災造成的損失，避免了因天災引起的社會動亂。

反過來說，人類破壞了自然生態平衡，也會導致「天象異常」。

社會災難不僅會破壞生產力的發展，而且會催生和加劇自然災害。比如說我們改造自然，動機不可謂不佳，但在戰天鬥地、移山填海、開採礦藏的過程中索取無度，破壞了生態平衡。比如說我們造福社會，用心不可謂不良，但在利用能源、發展交通、奪取高產的過程中節制不力，造成了環境污染，從而導致了冰山消融、海水上漲、氣候異常、陰霾多發、水質混濁、惡疾流行等一系列災難性後果，嚴重威脅着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。

總之，自然現象與歷史事件之間，生態環境與社會發展之間，確實有着不可忽視的互動關係，只有順勢而為，調適得當，才能和諧共生，但把兩者關係神秘化、絕對化，把天象變異說成是歷史動因，就違背了自然與社會固有的客觀規律性，無疑是十分荒謬的。



■網上圖片

亦可開

「睡獅」與「佛蘭金仙」

進入本世紀，國內外學者似乎對「睡獅」發生了興趣，寫了不少文章。其中具代表性的，國內有施愛東、單正平；國外有費約翰(John Fitzgerald)、石川禎浩等人。台灣楊瑞松的《病夫、黃禍與睡獅》一書雖然出現較晚，但經過鳳凰衛視「開卷八分鐘」的介紹，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。

我感興趣的是，睡獅與英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的第二任妻子瑪麗·雪萊(Mary Shelley)的科幻小說《佛蘭肯斯坦》發生的聯繫。學者們細緻地考證出，由王學廉譯自英國《國運報》1898年1月1日《如後患何》一文說：「我英現任陸師大元帥某君，曾於數年前論中國事謂：中國民眾四百兆佻天生拿破侖於其中，奮其才勇以為之君，振長策以鞭笞宇內，數年之後，歐洲之人將絕跡於亞東而太西種族將為所逼處。中國既寤之後，則將為佛蘭金仙之怪物。斯怪者任其臥則安寢無為，警之覺則大奮爪牙起為害人。」嚴復的按語是：「佛蘭金仙怪物者，傀儡也，見於英國秀譜理之小說，傳膠革，挺筋骨以為人，機關振觸，則跳躍殺人，莫之敢當，惟縱其酣臥乃無事。論者以此方中國，蓋亦謂吾內力甚大；歐之人所以能稱雄宇內者，特以吾之尚睡未醒故耳。」這就告訴我們：「佛蘭金仙」就是英閩秀瑪麗·雪萊《佛蘭肯斯坦》中的人造怪物，原本與睡獅沒有關係。

1904年，江蘇留日學生在東京創刊的《江蘇》雜誌上，有一篇《德人干涉留學生》的時評中提到：「德人者，素以瓜分中國為首者也，數十年為前，德相俾士麥(Otto Von Bismarck)已有毋醒東方睡獅之言。」胡適在1915年為自己的《睡美人歌》補寫了一段說明：「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，謂睡獅醒時，世界應為震悚。百年以來，世人爭道斯語，至今未衰。」這都是在借助外國名人的名義，擴大宣傳效果。連1905年的《東京日日新聞》也認為：「盛享清國近世大外交家之名、至今聲望不衰之曾紀澤氏，十數年前介紹清國於列強時曾稱，清國乃睡獅也。即臥龍二字譯作睡獅，由此於當時歐亞外交界風靡一時。」但魯迅在《黃禍》一文清醒地說：「現在的所謂『黃禍』，我們自己是在指黃河缺口了，但三十年之前，並不如此。那時是解作黃色人種將要席捲歐洲的意思的，有些英雄聽到了這句話，恰如聽得被白人恭維為『睡獅』一樣，得意了好幾年，準備着去做



■睡獅像 網上圖片

歐洲的主子。」

1898年4月，梁啟超在北京的保國會第二次會議上演講中提到：曾紀澤「作《中國先睡後醒論》，英人烏理西(Wolsely)謂中國如佛蘭金仙之怪物，縱之臥則安寢無為，警之覺則奮牙張爪，蓋皆於吾中國有余望也。」1899年他又在《自由書·動物談》中提到佛蘭金仙：「梁啟超隱幾而臥，鄰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，咄咄為動物談……丁曰：吾昔遊倫敦博物院，有人製之怪物焉，狀若獅子，然偃臥無生動氣。或語余曰：子無輕視此物，其內有機焉，一撥振之，則張牙舞爪，以搏以噬，千人之力，未之敵也。余詢其名，其人口：英語謂之佛蘭金仙，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，譯其名謂之睡獅，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。余試撥其機，則動力未發而機忽炸，整吾手焉。蓋其機廢置已久，既就鏽蝕，而又有他物梗之者。非更易新機，則此佛蘭金仙者，將長睡不醒矣。惜哉！」不用說，這是科幻的科幻，精通英語的曾紀澤，對於當時英國大家在議論的《佛蘭肯斯坦》一定有所了解，所以他的文章中，並沒有類似表述。現在《佛蘭肯斯坦》也有了多種譯本，依據該書拍的電影也很容易看到，其中也並沒有「狀若獅子」的怪物，大英博物館也不會收藏科幻小說中的怪物，因為那個怪物只是人造的畸形人。但梁啟超的這種即興發揮，卻是飽受列強欺負的國人聽了無疑是很受用的。問題是，醒獅論在當時雖然起到了積極的效果，但其明顯的局限性是這種說法 and 當時將外國人講的：「夫中國，東方之病夫也。」說成只是中國人體質不好一樣，淡化了政治上昏昏欲睡的弊端，把希望寄託於對未來盲目的樂觀而平衡面臨的失落。所以在魯迅眼裡，那仍然是「阿Q」的精神勝利法；在胡適眼裡則與其無謂地嘴上鬥狠，不如默默地把事情做好。

■陶然

網上世界



網上圖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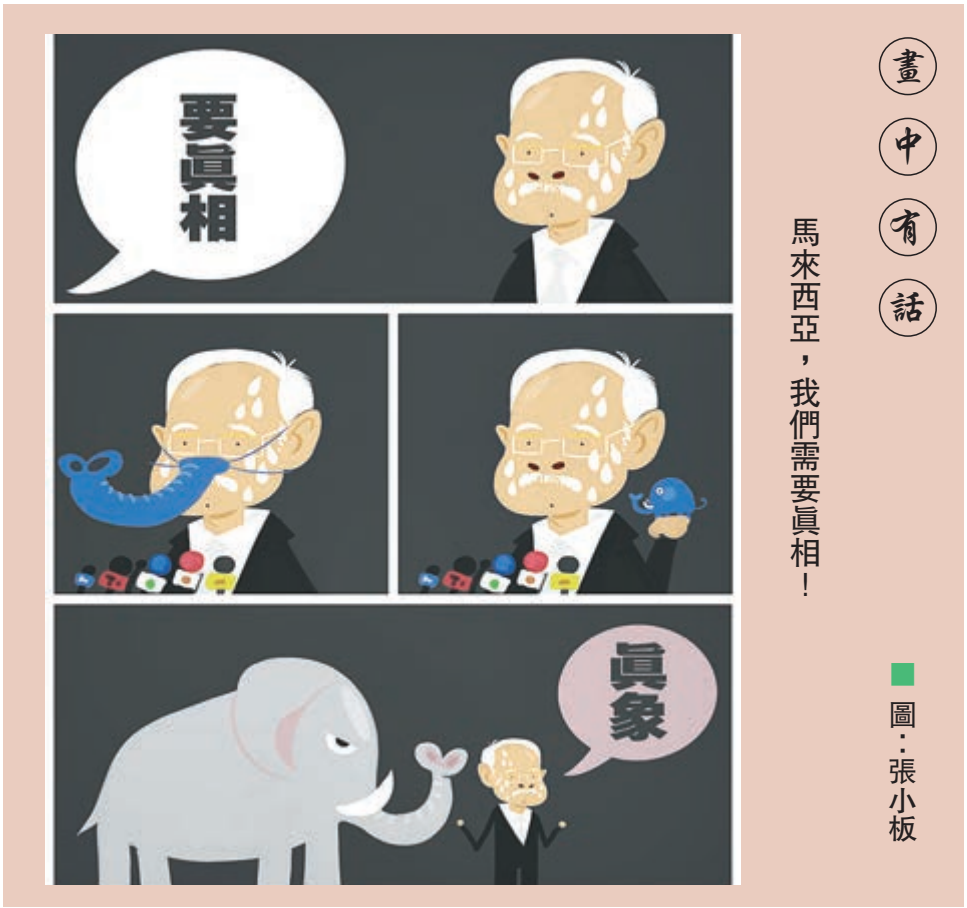
■網絡世界真假難辨。

流播過程中加油添醋，愈傳就愈走樣，變得連傳的人也認不清原來面目了。這讓人想起一句話，造謠可恥，傳謠可惡，信謠可悲。但人心脆弱，聞謠者不多，也往往無力扭轉乾坤。

也有個別人，利用網路無人監管，文責自負的特點，或吹捧自家人，或乾脆自吹；你說他肉麻，他卻說你無知，雞同鴨講，多講無謂。旁人呢？大家都各自家掃門前雪，事不關己，這世界恐怕沒有多少人會理會關事。於是，真真假假，或者假中帶真，叫人摸不着頭腦。網路上資訊爆炸，幾乎每個人每一分鐘都會收到有用和無聊的消息，如果你有時間有心情，那倒可以慢慢欣賞，或分辨，如果不得閒，只好拉倒。

網路世界本來是極好的事情，世界因此拉近距離，地球那一端發生的事情，可以立刻呈現在眼前。我們不能不由衷讚賞科技的突飛猛進，讓我們可以享受到成果。可是，當我們抬頭就見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人都成為低頭族，一種近似病態現象的時候，會不會覺得過分了一點呢？

以前，科技沒這麼發達，有電話有傳真，以為已經發展到極致。那時稿件還須郵寄，傳真已經很進步了，但現在，郵局門可羅雀，生意一落千丈，還要靠經營其他附帶業務幫補。想當年，投稿需計算郵路時間，宜早不宜遲；哪像現在，寫好，一按鍵就寄出，乾淨俐落，方便快捷得很。資訊方便了，但網上的東西，可能也是泥沙俱下，分辨不是那麼容易。我看，盡信網也就不如無網了！



馬來西亞，我們需要真相！

圖：張小板

詩意偶拾

俞慧軍

春水

溪水洞開
冰凌的門扉
蕩漾水之韻的漣漪
踏雪尋梅的音符
合着細雨的韻律
奏響樂之魂的圓舞曲
柔弱的軀體
幻成一泓蔚藍的生命底線
彼此的呼吸中
分娩出又一個
鐘錶靈動的黎明

春光

拉着太陽的謠語
敲開褶皺了
一冬的花汛
曾經的許諾
走過冬眠的美麗
兌現飛翔的憧憬
古老的風車
掛滿神奇的風鈴
鄉間晚唱中
佇立着一位
楚楚動人的黑眼睛